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七

講學親政疏 嘉靖元年

王鏊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由于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由于上下間隔夫所以為上下之交者果遵何道哉臣伏見陛下即阼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燕清之間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大經

大法曰陳于前則自内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于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絶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遞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効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臣請盡言之

惟陛下少留意焉一請講學國家經筵之設其甚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
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
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
月分不過三五日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
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
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于嚴上
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于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也闊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

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高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大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令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告天下皆出御製膚

翰如飛羣臣拱視令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于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于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曰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于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内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屛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夫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曰造弘文所以修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于前矣一請親政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盖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

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臣在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

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内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内朝宋時常朝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内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焉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

下之獘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事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劃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御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見辭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之和顔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粲然畢陳于前夫外朝所以正

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疏入帝優詔報聞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嘉靖元年　楊廷和

臣忝爲三孤之官謬當輔導之地凡諸司之所守者皆臣之所當遵者也況綱常典禮之大者哉近者陛下欲追崇本生父母禮官據禮以守其職科道交論以定其制臣與同官蔣冕毛紀費宏等上稽古史之舊俯察庶

言之同執奏再三不蒙采納續奉皇太后懿旨加帝后之稱既已力排天下之公議曲伸罔極之私恩矣後乃再奉詔旨欲于帝后之上復加皇字臣開命驚惕不敢奉行隨即封還請從前議豈敢無禮于君取罪于已哉誠以典禮所繫不可壊之于朝廷綱常所關不可廢之于今日也昔者魯夏父弗忌逆躋僖公其死也焚煙徹于上宋濮園之議論者謂韓琦歐陽修皆失當夫生莫逃于公議死莫逭于天刑何也葢人臣事君不以禮議

禮不以正之鑒戒也陛下謂臣等所陳皆推至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又令臣等不必拘于史志臣思自古帝王入繼大統皆不行追崇之典豈忘昊天之情無罔極之恩哉而儒者之論亦未嘗議其不孝何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統身無兩考尊無二上守此者謂之綱常行此者謂之典禮典禮一失綱常以隳拂萬方之心也萬世之議豈聖人以禮事親以孝治天下之道哉綱常典禮之在世譬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在地自三代至今日

萬古不可變非若制度文為可以損益不相沿襲也豈可謂前史所載非今日之制而不遵哉　疏入帝不納

議大禮疏　嘉靖元年　　張璁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奉迎聖母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無無父母之國哉禮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

豫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
光之論行于彼一時則可令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
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
為人後之義則陛下實承祖宗之統與豫立為嗣者不
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
位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
叔父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
為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

自絶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自絶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别立聖孝廟于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母矣　疏入帝大喜悦下廷臣議

議大禮疏 嘉靖元年

方獻夫

臣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

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絶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强稱之為者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説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于宫中是實為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于

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也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

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强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令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

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

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　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嘉靖元年　　夏言

臣甞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緣先朝内外姧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沈匿不與聞達或揑改旨

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甚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復敢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贋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法莫大于此重以奇袤淫巧百爾誘惑經筵輟講積有歲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絶形跡疎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綱紀大壞奸黨橫行蓄患邊防毒流海内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兹亦極矣如

先年劉瑾捏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玆者伏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于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革先朝敝政洞察小人奸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為

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美蔑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舊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内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情重大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内批如先朝之為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

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念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奸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以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尚若闊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勢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創置列于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裁稽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

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每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陛下聖旨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否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科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沈匿之奸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于正矣　疏入帝從之

請實邊儲以固人心疏　嘉靖元年　夏言

臣聞禦戎之策守備為本兵之所屯以食為急茍無儲蓄是棄封疆故曰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自昔敗亂之故鮮不由斯今宣大二鎮凋敝極矣蓋緣先朝六軍之供億頻繁萬姓之瘡痍未復兼之將帥無恥刻剝恣行撫臣不才侵漁太急加以連歲荒旱穀粟不登況近日傳聞二鎮飢窘比昔尤甚米價騰貴負累往時所欠軍糧多未補足人懷愁怨日不聊

生又聞大同饑民爭啖人肉宣府饑卒搶奪市米教場操楞腹之軍至不肯舉旗以應號令營門卧饑羸之卒至不能跨馬以執器械兵勢委靡人心渙散計其無事已甚阽危有如敵騎不測果于內侵京軍出征復來駐劄臣恐餽餉不繼無尅敵之資儲蓄不充非屯兵之計萬一制御乖方三軍觖望拊循失策邊人離心以不制之兵懷無聊之志意外之患何可不虞前此雖嘗發銀十萬或二十萬不過補塞罅漏未見大振頹廢為今之

計所宜急處宣大資糧專以充足軍倉稍復賑濟邊甿昨該提督軍務刑部右侍郎臧鳳奏乞空運漕糧數十萬石以濟軍餉可謂老成長慮知所先務者矣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廷臣再加會議將通倉應儲漕糧或已貯在倉或現在水次者撥發三四十萬石每石加以出關脚價米若干責令侍郎臧鳳設法調度輓運出關其關内合用人力車脚必須計處周密勿致騷動仍令本官不必待有警報先著領敕前去專務區畫糧料賑活疲

人一面就彼簡閱邊士振揚軍聲其所運米斛不必盡
赴宣府宜分貯懷來保安等城以便附近官軍輪班支
給其大同去關稍遠宜敗貯二鎮交界要害城堡以備
主客兵馬就便關支更令塞外乏食流亡之人挑負轉
運資以脚米酌量時勢緩急畧加賑恤庶軍民得以大
沾實惠救百萬生靈之命收三軍離散之心外可以防
敵患内可以固軍情此實今日所當留意者也伏望陛
下軫念邊務俯察愚忱邊圉幸甚生靈幸甚　疏入帝

從之

大禮議 嘉靖元年

毛澄

臣伏攷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攷宋濮安王之子入繼仁宗宗後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

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于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宜別立殊稱曰皇伯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于孝宗為弟于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于妃俱自

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

議奏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大禮議 嘉靖元年　　汪俊

臣謹惟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産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書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人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

謂英宗親受詔為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𦔳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所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絶于私

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夢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　議奏留中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 嘉靖元年　王守仁

臣謹奏竊念臣以凡庸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隨加收録洊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

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乃幸天啟神聖陛下龍飛開臣于覆盆之下而昭之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于其君者而況于臣之卑陋淺劣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于嚬笑之微不以假于匪人

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于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不敢不為陛下一陳其實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啟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歴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冐之臣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一也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

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猝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令諸臣未蒙顯襃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燄猖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曽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

晃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勠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户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

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預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
嘗歷者臣于捷奏本内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
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删削其餘或力戰而死于鋒鏑或
犯難而委于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
時號召之人臣于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
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反為奸
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由

于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于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于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于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臣世受國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于世兼之親疾

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甚于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所以辭榮也避禍焉已爾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于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令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于林下以所濫施于臣者普于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

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顒望之至　疏入得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憝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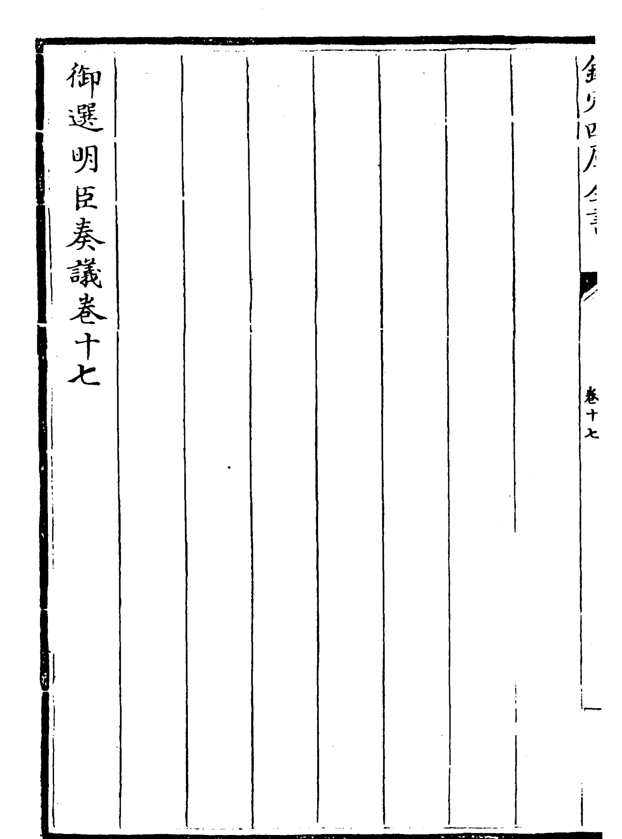
慎刑獄疏　嘉靖元年　韓邦奇

臣謹奏為慎刑獄以光新政事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繫書稱堯舜之治至于四方風動其究歸于臯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重慎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刑内則總之三司外則

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特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且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矣至于錦衣衛之設蓋以待夫隱罪極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為常者也然其制列聖相承止行于畿内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奸相繼用事假此報復私讎中傷善類用張淫威迫脅海内官校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

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拏至京師天下愕然驚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以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聞之所繫也伏望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罪皆閱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瀆聖聽罪誠難逭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屬州金波臣山東

屬官陛下差錦衣衛官校拏人自臣山東始故敢輒肆狂瞽以獻芹曝惟聖明采擇焉　疏入下都察院覆題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八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體仁宗以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陛下光起親藩入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惟興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虚也禮不可缺者宜準先朝故事擇

興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龔封興王繼興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曲盡無遺矣所以遲久而未決者或謂欲待前星輝祥錖斯衍盛然後分封為興國後臣以為不然陛下之子則興獻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禰其祖而名實紊非禮也或謂宜封親王次子嗣王暫主興獻之祀俟皇子稍長龔封真王主其常祭暫主之王別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為不然夫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既主其祀即為之後不容復易

且陛下大婚未舉儲貳有待與待主祀容一日無耶雖歲時遣官相望道路乃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槩以人後之說則精意未必感孚冥漠未必顧饗非惟失禮之正亦莫識鬼神之情狀矣或謂親王亦有不立後者而無長立次繼伯以姪率用爲常濮王宗懿之立立次者也共王景之立繼伯者也興獻茂毓聖明入繼大宗顧不得世食小宗之祀如在之神殆若有未安者或又謂安陸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爲不然昔周

文武以德厚長世豈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惑無謂之小見廢必舉之大禮以絶本生之祀謂陛下為之守或又謂興獻立國已久土賦甲于他藩臣又謂此閭巷鄙俗之論天子天下為家不宜過自封殖王禄歳既有常數矣土田僅宜十分為率錫之二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則親親仁民並舉不悖是為堯舜之仁政道無先於此者臣恐議者互異或緩以失時或雜以從禮或利以害義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也　䟽入得旨禮

部知道

請親大臣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聞虞夏君臣更相告誡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鄰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趨向正心術純法令公人心悅有由然矣太祖未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胡翰許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論經史當時外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疾苦太宗每當奏事畢令

楊士竒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退仁宗賜士竒等並蹇義夏原吉繩愆糾繆等圖書令協心贊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念蘇杭民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宣宗每召儒臣燕見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無禹臯能獨治乎又喜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為法英宗親決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諭李賢執阻賢曰在獨斷時勲戚乞恩膏堅執不與家人私葢店房命寘之法毁其房賢

曰真可謂王者無私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
議禮故能茂宏至道恢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感貴近之
悔然瑕不掩瑜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
講開經筵時台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自論
理道革傳奉裁冗食斯時之政虞夏比盛矣自古人君
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也正德之間羣
邪鼓扇干紀亂常沮喪士氣枯竭民財人心已離天命
幾去幸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詔中外騰歡收已離之

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傳曰為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躁心息驕氣平出政公布令信慮患遠為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正至之道夫君子道之所寄也大親則大效小親則小效不親則不效而小人乘間蠧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聞近時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陛下所託腹心以共成

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之思爾且太倉之儲盡無名之宂食小民之蓄盡無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鋭張雄等富倍于國華堂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間神宮之費以銀計者數十萬兩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臣又惟移風易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之漢文帝身衣弋綈云樸質為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廉節自厲吏潔于上而俗化于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貴近為然自朝廷以及搢紳民庶

亦頗尚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奠先于此者朝廷天下之觀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搢紳民庶之觀士大夫先奉之以立化基則下觀而化渾樸之風不改侈靡之俗盡革所謂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也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請勤學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學緝熙于光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莫止于晝莫病于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

傅說告高宗念終始典于學君所自學臣所論學要皆如是也唐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乃寢宋太宗年老猶喜讀書仁宗邇英講讀未甞少廢此故事也太祖有觀心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于兩廡揭洪範于座右朝夕省覽太宗視朝之暇輙御便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宣宗謂楊士奇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册對曰帝能勤學問宗社生民有頼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敕勉諭曰朕

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爾翰林儒臣分直侍講憲宗孝宗循行無改國家列聖勤學故事在邇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輟耶且經筵之聽講頗不謂勞文華之清燕亦不謂熱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入為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太祖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于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

得也陛下天稟頴異聖性精純誠于此時日親儒臣以講求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神有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有所持循臨人出政有所據守是謂有堯舜之心斯有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澤矣　疏入得旨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悉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節財用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竊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國家相

承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武宗承之固豐豫時也而盜國之徒乃盡取而濫費之帑藏匱竭海内虚耗陛下承之則蠹極而困時也雖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尚有未盡然者方今四疆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需日急民窮無所于歛所恃以應之者内帑之餘耳然私計所蓄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嗷嗷待哺之民尚無足以副之且歳供之費幾十倍于昔其可不思所以為繼哉兹者大婚有期六禮之儀固有不可易

者但先朝故事內外賞犒為費尤多若於此時一一而彊舉之是謂時詘舉嬴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物可節也賞尤可節也昔漢文帝綈衣革履後宮不藉珍飾以示樸為天下先臣願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畿輔以及荒陬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之而和氣亦臻矣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議禮疏　嘉靖元年

臣惟天幸篤生聖神為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而宗社奠安特頒詔書中外傳誦謂太祖之開創陛下之釐革前後並蹕儷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涉稍異意議禮未定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畏也臣聞憲宗臨御之初議上尊號近侍有迎合稱慈懿皇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傳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旨諭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

損聖德多矣因議並尊爲皇太后頼憲宗委曲勸諭聖
慈仁壽聽從及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別擇葬地彭時曰
梓宫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
前議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上
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于聖母有礙彭時曰皇上孝
事兩宫奉梓宫合葬全聖孝爲宜劉定之曰孝子從義
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申勸聖母以
終大事于是百官伏文華殿號哭聲聞于内傳旨諭退

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旨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
固朕素志但聖母未允朕心不安再三據禮祈請聖慈
允諾其如前議施行衆遂稱萬歲皆謂憲宗孝隆兩宫
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内不失親外不失禮彭時姚夔皆
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為盛事臣竊觀今日之禮似若
未純陛下聖德罔愆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耶孔子曰
觀過知仁陛下情衆過厚大禮未協過于孝故也夫有
不可易之禮亦有不得已之情子女之于父母服三年

無貴賤一也子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女子既嫁則服移所天之父母所生降期焉至于嗣子所得贈封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惎然忘情哉制于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陛下襲爲之且新詔裁革皆深

奸臣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藉口內恣交合以害正道甚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憲宗之臣無異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大禮與往時憲宗之請無異聖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聖慈仁壽之俞無異禮若未舉固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難更孝名慈慈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綱常正

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矛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之憲宗事二太后盡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茍順從乖大倫失正禮所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為逆祀而卒正于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堅乞致仕聖諭責以輔成新政夫政莫大于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政矣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 嘉靖元年　孫懋

臣竊聞天人之間感應如響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此理之常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孳孳圖治任用輔相開廣言路斥遠邪佞登進忠良聖政日新令聞四達人事之闕失臣未之見也茲者伏聞五月初一日雷擊奉天門獸吻及日精門災天戒赫赫胡為而然也臣則聞之矣人事失而變隨應者固上天仁愛之心人事得而異或見者尤天心仁愛之至況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天之

所以警動陛下者殆不可謂無意也臣備員無補實切
憂惶謹以所聞人事當修者七事仰塵睿覽一曰定聖
志臣聞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仰惟朝廷今日之政
已大定矣所慮姧人或乘時妄議以疑聖心則他日之
事有未可知書稱舜曰烈風雷雨弗迷伏惟陛下體天
心之仁愛法帝德之罔愆聖志一定斷之不疑勿以調
停之說為然勿以更張之驟為信亦勿始鋭而終怠則
唐虞之治可望于今日二曰保聖躬臣聞之人君所愛

莫切于身人臣亦莫切于愛君之身恭惟陛下頃以親藩入繼大統固上有祖宗之靈母后之聖下有內外臣庶之衆呵護翊戴靡所不竭但臣區區螘誠竊謂陛下聖年方妙聖質未甚充盛凡夫起居飲食之期寢興勞佚之節小大曲折備慮所宜周悉至于左右前後委任尤須得人詩曰王躬是保伏惟聖明留意三曰信詔令臣聞之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恭惟陛下改元肆赦革故鼎新救天下深沉

固結之獘爲生民永遠太平之謀所在聞之歡欣鼓舞甚于更生雖漢史所稱山東布詔民之老羸癃疾扶杖往聽者殆不是過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伏乞陛下維新渙號尤懷永圖執之必堅行之惟允保信以保民實天下至切之望四曰明賞罰臣伏讀祖訓有曰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震怒焉又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竊照江西宸濠之變雖已討平有日然忠義之勲未酬黨惡

之罪未正若將有待然者不可不留聖意臣聞之功有高下亦有虛實今欲賞當其功宜將隨征各官繳過文册盡行降出仍令先後紀功各官查明開奏而冒功者必黜庶賞不僭而人人以為慶矣罪有輕重亦有真偽今欲罰當其罪宜取現獲各犯招過情由不拘成案仍聽法官及會多官再三研審而負冤者必宥庶刑不濫而人人以為威矣五曰斥遣奸臣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

其姦退亦何難慎勿姑息竊照太監蕭敬與宸濠歷年來往已經太監張永查係書底簿籍有名人犯具奏先帝著外私宅閒住所處已寛頃者忽聞司禮監太監賴義傳奉聖旨外私宅閒住太監蕭敬著本監掌印照舊辦事此命一下中外驚疑其于新政所繫非小誠以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今若起用蕭敬一人其何以處同犯諸人交結重情不宜輕縱今若不懲于既往其何以示警于將來且敬自負前罪強顏供職則亦無以取重同

列展布行事伏乞陛下仰承祖訓早決宸斷縱不加罪
仍令退閒以釋中外之疑以昭平明之治六曰嚴内禁
頃者聞得御史張翰奉敕㸃押大工一日從内官監出
忽見内使人等約有三五百人或拏棍棒甎石向翰圍
擁撒土其守衛官軍直日旗校明見兇惡不為防護臣
聞之不覺驚愕竟亦未諳其故然以皇城禁密之地而
敢爾肆為兇忿其在外無忌則又可知仰惟天威震怒
必有重法以處治之矣臣竊謂漸不可長事宜豫防伏

乞陛下在内即敕各監局掌印官各行嚴束所管人員各于本衙門專務本等職事不許輒出各門各路口聚衆為非違者許守衛直日官旗人等即時捉獲通將該管官員參奏治罪其京城内外亦即敕錦衣衛及巡城御史兵馬司官嚴督官校弓兵火甲各于分管地方不限晝夜用心巡邏但有前項生事之人許即拏送法司從重問斷違者罪亦有歸七曰慎邊防臣聞之御戎之策守備為上備邊之要兵食為先然食足則兵強是食

又先于兵也即令邊餉缺乏軍士困憊一旦烽火有警何以驅之應敵况先該宣府報稱敵中走回男婦供報敵衆扶起小王子與烏梁海等講和及瞭報塞外兵勢下營四十餘里其意葢非尋常侵掠之比幸遇聖明御極威靈遠震狂圖雖已大沮然亦不可忘備伏乞陛下軫念邊防之重特從廷臣之請早將各犯抄沒銀兩分給各邊以紓困急仍敕各該鎮廵總兵等官務在嚴飭將士保固疆圉以稱陛下内修外攘之意　疏入帝不

納

止殷通等乞陞職世襲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伏見興府旗軍軍校校尉軍人厨役殷通等一千三
百餘名俱緣從龍之故蒙恩填註錦衣衛食糧當差各
賞銀兩彼乃不知止足援引喬成例連名具奏又乞陞
職世襲近該給事中安磐論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臣仰覩聖意似非斷不欲與之者是以復昧死言之臣
惟世祿以待有功而非軍功不易致此祖宗懸爵賞以

為砥礪天下之大具立法至嚴且重也邊陲將士冒鋒鏑歷難苦脫萬死以得一生幸獲渠魁然後上功于莫府而復覈驗于臺部輾轉歲時至再至三方僅增其一秩今啟通等無汗馬之勞尺寸之功徒以一時遭際顧欲得世襲官職以自比于軍功之列臣恐邊陲將士聞之解體必曰吾捐軀命以求官而未可必得彼徒袖手徼倖得之是朝廷視吾軀命不甚重于官秩也陛下將何以待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抑將何以勸邊陲將士

之有功者耶夫官至于世襲可謂至矣人至于一千三百有餘可謂多矣陛下嘗汰冗員革冒功令無故墮此一千三百餘人其冒濫何如也陛下身自行之曾未幾時乃復自背之失天下大信破天下大閑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往日喬成等乞請之初使陛下俯聽該科該部之執奏褫其秩而治以罪則殷通等今日之比例臣知其決不敢矣若謂其有扈從功出于一時之特旨臣又以為不然扈從之功優之金帛足矣不必假之官且世

龔也昔唐太宗時秦府舊人未遷官者多怨望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得天下之心如是則陛下令日之于殷通等實示天下私也陛下有堯舜之資圖堯舜之治顧所行反出唐太宗下臣固知非陛下本心也伏望陛下重天下公爵割一時私愛敕該部遵照前旨殷通等止許食糧當差照舊替補仍將先後陞官世龔如喬成等者通賜查革庶後人夤緣者絶覬覦之心貪冒者無援引之例而邉陲捍禦者亦有所企望而知勸奮矣

臣不勝惓惓為國之至　疏入得旨該部看了來說

寢趙雲陞命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逦者皇上憫念御馬監太監趙山藩邸服侍殷勤于其死也賜之賻祭為之安葬曠蕩之恩至矣極矣尋因少監王佐學為其弟姪乞官蒙准陞趙雲為錦衣衛正千户彼時臣等該科即嘗具奏論其不可奉聖旨已陞了罷欽此臣等自恨平日誠信淺劣不足以感聖心言辭鄙穢不足以啓宸聽有負聖宗設官求言及臣

等以言為責之意俯首捫心覥顏慚懼既而又意該部
論列宜有當聖意者兾猶可以回成命也及其極言執
奏復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相顧錯愕莫知所以
夫趙雲止一人其陞官亦止一事似不可再瀆宸聽但
此事係祖宗之憲章朝廷之名器聖德之得失國事之
是非非細細者不容緘默而已也然其事之不可臣等
該科及該部論之已詳者豈能復贅其意外之言哉竊
念官爵乃古聖人治天下之大法是故本之禮以為之

綱維行之義以為之權度成之信以為之楨幹有品式以定其制有等威以異其名國家懸此以奔走天下之人使賢者居之有所勉而勸焉不肖者視之有所企而慕焉其名若虛而國家受其利也實大昔人謂為礪世磨鈍之具是也我太祖高皇帝時臣下立戰陣功者多止賞之以金帛其或功出異常不得已始與以一階令之尺籍可考見已高皇帝豈刻印刓敝忍不能予者耶誠以賞多則濫濫則人不以為恩少則貴貴則人知其

為惠然必上之人自愛之重之斯下之人亦愛之重之何也以其得之者不易也否則漫然與之漫然受之與之者略無難色受之者以為當然其何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又何貴于礪世磨鈍也况可聽人代人乞請而即許之耶使可因人乞請而即得之皆將鑽刺請託取徑行險以競求遂其所欲倖門一開頹波四潰彼惟知恩出于所求而不知有君上矣陛下懲往年冒濫之弊甞查革乞陞傳陞人員天下方想望仕版澄清紀綱振肅

以成更化之治顧可又許趙雲之乞陳以開新例兼搆典失大信乎趙山雖有服事殷勤亦其職分當然視戰陣功何如也使其服事殷勤即可以言功則陛下何用于山哉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今之正千戶其階正五品其秩武節將軍其祿幾二百石尤非敝袴者比陛下畧不少加愛惜之心率意輕與無功之趙雲所見與昭侯異矣該科該部不肯阿意奉行而執言以

請皆其職也居其位食其禄任其責而不能盡其忠舉其職臣竊恥之陛下亦安用之今臣等該科欲舉其職既以為不可該部欲盡其忠又以為不可陛下獨排羣議毅然以為可而與之則是臣等該科及該部之言舉不足信也臣等位卑望薄言不足信固宜獨念尚書為陛下喉舌之官分任責成賦政四海之人而彭澤又陛下以德業聞望特詔起用素所傾注倚毗者顧亦不信其言焉則陛下之所信者誰也臣伏見近日陛下批答

中外執奏章疏率曰已有旨了或曰已有成命了或曰已發落了不特趙雲一事為然詞涉婉而意甚厲情之順而旨則離請雖繁而執愈堅雖未嘗顯言拒人而實寓不容人言之意是豈陛下任人用言之道哉究其末流將必至以人言為不足恤也孟軻氏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已于言者葢亦為此昔史臣贊堯之德曰舍己從人湯之德曰

改過不吝至漢高帝亦曰從善如轉圜唐太宗亦曰納諫如流是皆書之簡冊傳之後世人至今頌之不衰不識陛下何獨異于此也今之議者皆謂昔由中出政多下逮貂璫竊國命姦倖擅朝綱政以賄成法緣私廢天下事漸不如初者十二三而正德之故轍多踵行之觀茲乞請即其一端陛下聰明神聖天下欽仰獨于此尚不省悟乃爾甘其詼而受其欺耶陛下去年即位之初覃詔天下天下之人扶攜徃聽咸舉手加額欣欣然喜

見大聖人之出世而幸閭閻之更生真有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之意陛下今日奈何懷姑息之小惠背已行之大詔渙既得之人心隳垂成之功業乎伏望陛下為祖宗崇重官爵為朝廷愛惜名器俯納該部體國之奏特寢趙雲乞陞之官仍依擬量免徒役俾之世承其祀則君義臣忠兩為得之臣又聞漢諸葛亮告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臣更望陛下修太祖之舊典孝宗之遺烈宫府不異體刑賞不異法惇大信以示天下庶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恩自上出權不下移平明之治行當見之矣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罷

弭盜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奉命香河縣地方公幹行過通州甫出城門當有驛丞禀說前面見有響馬强賊刧馬傷人止臣不行及臣再行三四十步至河東岸有人告稱係上班官軍被賊

四五十衆各騎馬披甲將伊用刀背砍打刼奪官馬去訖臣再行二十五六里至地名甘唐莊又聞被賊刼去本地居人馬匹臣再行十數里至寶林寺又聞被賊刼去牧放馬匹官軍跟纒哭告仍復丟還及臣回至通州又聞是日刼去張主事及南京進貢内臣船隻行李他物竊思嚮馬強賊雖云無歲無之然或三五人十數人而止抑或止于曠野無人之處遇有經過往來官員猶知有所畏避而不敢犯初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動輙糾

合人衆歃血齊盟披戴盔甲擺列行隊白日大市之中州治郊闗之内刼奪居人阻遏行旅而公差官員徃徃被其剽掠抑且拒敵官軍殺害丁夫或寫遞字帖于鄉村要來搶刼或傳寄語言于官府要來報讐每日廵行村落徧索富家供食酒飯牽取頭畜黨類滋蔓道路充斥縱横任意莫敢誰何遠近驚疑不遑寧處翹首跂足日虞其來生民荼苦無所控訴上下相蒙匿不以聞臣自出京每每聞之人言前項强賊每起或四五十人或

六七十人通共不下三百餘衆通州富河莊一帶村寨聯絡皆其巢穴平家灘諸處樹林茂密又其藏聚處所而固安等處地方今亦在在蠭起若不早為撲滅誠恐醖釀日深復如往年劉六劉七趙風子之為也臣又聞通州五衛巡捕官員素無謀勇𡨚皆闒冗平時既不能率軍士設警備以時而巡邏有事又不鬨出一騎發一鏃併力以追捕就使邂逅遇賊亦皆爭先潛避惟以恐其奪馬為言其分守指揮王蘭以新進之人承積習之

獘人不豫附事皆掣肘立志雖勤坐成無策况其雇車賃馬夫豈長圖力小勢孤不能成事而各該掌印官既為各衛之統領預有地方之責任顧乃自分彼此坐視旁觀恬然自安畧不經意以致賊勢猖獗肆無忌憚一日之内刦奪數四居民行旅受害孔多京官内臣咸罹其禍况通州地方土産多賊而張四張五蔣傻子等現令難制王蘭已嘗拘執張五之妻子彼亦知勢不可已但欲激之稔惡則緝捕之計不可不急為之處臣逆料

各衛官員自解必曰前項強賊豕突鴟張出沒無常我軍出捕之時彼必先知而豫為避計殊不知彼能先知我軍之出捕而我不能逆知彼賊之欲來據事度情則諜報防範之未周玩愒因循之不免而官司知情故縱之宿獘民間窩藏傳漏之奸作殆亦不能無也似此曠職僨事玩寇養患情皆可惡法亦難原況小懲大誡乃人心之常而防微杜漸尤治道之急伏望皇上軫念生靈受害地方重事敕下兵部急為議處務經久之道以

合事勢之宜其五衛廵捕及掌印官員合無通行查提遵照律例從重治罪或暫且住支俸糧令其戴罪嚴限俟獲賊完日再行奏請發落而分守指揮王蘭亦乞行文戒諭責其後功以贖前愆如此庶官司知警而盜賊可息地方獲安也臣比與賊先後同行相距纔三四里目擊耳聞其事如此臣恐九重之上或不能盡知其詳也故敢不避瑣細凟冒聖聰倘肯俯加聽納少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京地方設置守備兵備等

官正欲禁捕盜賊保安軍民各該官員因循怠玩以致賊徒嘯聚恣意行刼又彼此蒙蔽不行奏報好生不畏法度便著各督所屬用心緝訪務在一月之內擒獲盡絶以贖前罪還著提督巡捕都指揮桂勇量調官軍前去設法勦捕其餘事情兵部看了來說

修德弭變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見邇者南京風雨異常伐屋折木而郊社寢陵宮闕俱各罹災抑且江水湧溢民多墊溺陛下遇災知懼不

遑寢膳至勤手詔痛自尅責臣仰見陛下法祖敬天畏命重民甚盛心也然詔旨不言臣等指陳時政缺失意者陛下無意于求言抑恐人之言及陛下歟雖然陛下縱不許臣言臣職在于言豈容不言況陛下又諭臣同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秖在于盡言是以昧死為陛下一陳其餘臣惟變不虛生必由人召天人之際捷于影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每有災異必謹書之雖不著其事應而事具存存或為君

有失德或為臣有亂政或為羣小柄政或為宮壼制權或為外冦犯邉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動于上事以類應有不可誣者陛下秉上聖之君備中和之德撫運中興撥亂反正天與人歸宜乎百異消㓕衆祥駢集夫何即位未幾而有日精門之災涉冬而有雨沙之異郊祀之日而有掖庭之災令大婚適始議期而有局内之災南京又告此風雨之變也如湖廣江西之水河南峽西之旱盜賊竊發于畿輔戎馬深入于内境尚有未易縷數

者陛下清燕之暇亦甞熟思而反觀否乎傳曰災異者天心之仁愛又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不為無意而示之以行與事也不為不明且至陛下所以警戒省循仰荅天意之仁愛者顧可怠耶臣伏讀聖諭謂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似矣臣恐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聖諭又謂事關朕躬者痛自省循臣又恐陛下徒事虛文而未

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為省循之實也何也臣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言天命不易人當敬之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威可畏人當保之也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敬保之道不可怠忽也陛下事天所以敬而畏之也果如是乎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德天輔之也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弭災之道先當正厥事也陛下莫天所以正德正事者亦

如是乎夫天地之大不外陰陽而萬化之行亦惟陰陽人君為天之子代天立極其呼吸喘息與天地相為流通精神運用與天地相為孚契故王道公正修明則陰陽氣和而災害不生烝民安樂如其偏陂失綱則陰陽舛繆是以有大風拔木水泉湧溢孽火燒官之變皆天先以譴示乎人君也天先譴示之者天意若語為人君者兾其能悟而知改之也若此不悟不改焉天斯罪之而禍亂隨至矣董仲舒曰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内者

天災内熘甚者罪當重熘輕者罪當輕今朞歲之間大異疊見且皆出自禁掖而郊社寢陵宫闕皆不免焉則罪當重而在内也可知陛下自親藩入繼大位所以凝天命得人心者凡以登極一詔然耳詔書之所釐正率皆祖宗之舊典陛下行之曾幾何時宂冒增置猶夫故也爵賞濫予猶夫故也刑縁近倖㫖免權因左右下移猶夫故也内閣不聞夫宣詔府部不從其處分臺院不納其諫議猶夫故也廢詔書爲故紙視聽音如常談先

後異致自相齟齬略不復有所顧慮愛惜之此皆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之實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之由陛下秪舉其槩以及夫四者其詳則隱而不之發焉此臣愚所以謂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悉其事也然應天以誠不以偽以德不以以文若徒舉行故事近炫人情避殿減膳撤樂以為痛自省循云然臣恐上天昭鑒未易可以虛文感格此臣愚所以又謂陛下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為省循之實

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今詔旨已行旋復改之是反汗也是守善不篤也如此而求天意之回災變之弭難矣伏望陛下主敬立誠飭躬勵行正厥德以正厥事順天道以祈天心擴明聖之德昭然而遠悟體乾元之健奮然以有為總攬權綱明謹政體改災變之應揆之當世之務追維前日詔書為得人心之本而近日紛更為疵聖政之由再申敕旨將近日事務一切有

乖先奉詔旨本意臣前之所疏或已經府部科道論奏者俱許案行故故信之以篤行之以果勿眩于浮言之疑似勿安于近日之姑息仍望陛下時宣内閣重臣俯加咨議其所啟沃裨益必多六部大臣亦乞特賜召對稗之明陳其職得以展布乎事情陛下因之覈攷其功亦可周知其人品庶乎上下相孚君臣一德陰陽可和政事可理嘉祥可致災變不待弭而自無矣臣幸得備員諫議之列奉職不修不能輔宣聖德以召天和固不

可言忠亦不敢辭罪儻陛下因臣愚言少賜省悟則臣愚報國之忠庶可少罄于涓埃而不職之罪亦可少逭于旦夕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選近習疏　嘉靖元年　張原

恭惟皇上纘圖撫運光啟中興禠罰懲壬肅振綱紀凡正德年間左右近習弄權納賄蠧政害人之流俱已置之法典但其人漏網于昔者或覬覦柄用抵罪于今者

或黨緣復起緣附黨與盤據根株勢已漸成牢不可破
卒皆布置名下舊人或在各宮答應冀其假彼託此之
言施其抵隙投間之計其為謀也甚密其交人也甚廣
謀密則秘計詭形未易以察其奸交廣則一唱衆和或
可以誑乎聽雖皇上聖智同日月臣恐不能防閑于日
之久人之衆也况今市井之間傳言若人往往市買珠
翠寶玩之物價值踴貴私齎進貢各宮以為孝順爭奇
競功冀售其術出入宮門初無避忌皇上已嘗敕下各

閭戒諭禁約然而流風未殄頽習尚存鼠伏蠅營乘間竊舉雖皇上無私如天地臣恐重違母后之心而亦不能已也臣又聞昔唐肅宗因李輔國之專恣致有興慶之事宋仁宗聽任守忠之讒間遂成章獻之隙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忿恨于肅仁二君也大抵小人獻諂進諛全無為人之謀依阿逢迎秪求目前之請傳報往來言說搆成彼此嫌疑積以歲時遂致釁隙釁基在此理固必然我武宗皇帝之所以不御內宮者蓋亦由小人

讒間其間外人不得而知也不然何恝然于夫婦之情耶伏望皇上洞鑒往事聿先正始杜絶小人使往年以罪放斥之人勿復收用如或左右近習敢有巧言飾詞游說請託者即以姦黨治之或有夤縁各宫傳奉者亦宜一切置之勿聽仍乞再申勅諭内城各門及各宫門守門人員凡遇内臣出入務要驗其牌面審其事故不許容令前日罪人名下之人私擅進入各宫輙自進貢其各宫大小内臣亦宜禁其私相往來交接以杜後患

即令册立中宫之始臣愚以為宫中一應答應内臣必須揀選謹厚老成之人左右用之若係前日罪人名下者即賜退黜勿得復留然揀選之任秖宜付之太監張佐鮑忠等以責其用心而太監蕭敬已自涉于奸人恐亦不足信也臣迫切至情言念及此不知忌諱死罪死罪惟望皇上俯賜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宫中一應執事内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其先年亂政壞事罪人名下之人不許假以進獻為

名私相往來交通請謁還著司禮監嚴加訪察禁約勿得容隱回護該衙門知道

請逐太監蕭敬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聞之無任驚惶晝夜思維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于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于逆黨故春

秋示無將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太祖制刑擬以十惡之律而著于常赦不原之條葢皆為此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耶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耶陛下昔在藩邸越數千里之遠如敬之奸多未之詳猶可諉也今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宸濠簿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則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羣議任

己私而不肯罪之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屢賜温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數受累朝厚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宗廟得罪社稷大矣陛下豈能無疑于敬而恝然于心乎雖敬亦自知為天下為宗廟為社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亦將有疑于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非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于名下私覆其黨與凡内府各宫及各監局布置皆有其

人况其掌家太監如劉茶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黨緣布在内外為之應援而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設或陛下一時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黙助之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敬之去留以為起伏臣竊為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引以歲時竟猶豫而去之不決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宗廟社稷大計何陛下若以敬為知事司禮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年

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他日若敬已死陛下將復用人乎抑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乎敬以柔媚䛕人以陰險賊物歷年已久更事頗多積慮設謀最深且熟真所謂老姦巨猾也自成化年來人被言官論劾略不畏避每語人曰我受國厚恩不忍一去俟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既已禮成止見一具疏請陳旋即自止觀其意祇欲以暫謝人言也厚顔據位貪昧隱忍略無一毫愧恥之心敬尚得謂之人哉伏

望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大矣順天下心為宗社計速發詔旨將敬放黜則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況敬囊槖積此不下一二十萬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當感陛下于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諂權被人論列彼乃稔惡不悛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投託敬門席其權勢冒罔授官凡此皆撥置打點為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保固寵位而不恤壞陛下

之事此輩賴敬以茍圖富貴而不恤壞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能去不肯去者有此輩為之謀主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陛下敕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殛仍敕内府一應内臣以後敢有代敬畫緣請託者一體罪之庶有以翦其羽翼除其根本而奸計不得潛滋奸黨無復依附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但見其壞陛下之事亂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再乞亟黜逆黨蕭敬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于前月疏論太監蕭敬與宸濠潛通逆謀宜賜罷黜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意陛下憫念其老不欲顯言斥之姑賜其自陳而徐為之處恩至大也繼令口語藉藉劾者愈衆敬不自安始具疏辭免復蒙聖恩不即俞允臣請復以陛下之亟宜去敬與敬之自宜亟去者不避煩瀆再為陛下備陳之敬受累朝厚恩珍衣玉食寵極富貴至武宗皇帝託以心腹寄以股肱舉天下大

柄一以付之肆其胸臆由其掌握頤指氣使無不如意武宗何負于敬而敬乃陰結逆黨忍心以負武宗如此耶令陛下之所以待敬者不加于武宗安知敬之他日又不忍負于陛下耶小人嗜利無恥貪得因厭機深日熟無所不至前日之事可以左驗況其姦謀已攻發于衆人暴白于天下其心必不能一日忘意于禍之已及也扶窮勢極尤有臣所不敢言者昔漢景帝見周亞夫言動心壞乎平乃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臣觀敬自

陳之疏辭氣不平勃勃逼人歎歎殊甚畧無畏懼之心
漫託蕪詞以自解避而交通宸濠一事乃隱昧不及若
人者顧可為陛下沖年新政臣耶臣謂陛下宜亟去敬
者此也夫勢者衆怨之門利者欲衆之府敬老矣來日
無多矣何為沉湎祿位貪戀權寵尚與人爭其所欲以
蹈夫衆怨之門耶或者敬恐一去其位人有躡其後者
抑敬之子姪臧獲恐敬去位而已皆不免焉故爾戀戀
不舍以直俟夫死而後已也殊不知敬若速去則人之

怨之者少而朝廷疑之者尚淺庶乎可以自全而子姪臧獲之富貴亦可以自保使其執迷不悟怨日以積疑日以深一旦鐘鳴漏盡雖有善者亦難乎其免也況敬負天下之惡也敬可謂不善于自謀抑不善謀其子姪臧獲者矣臣之所以謂敬之自宜亟去者此也陛下盍早賜乾斷聽敬之去以全其餘年仍發明詔旨許敬之子姪臧獲得以共保富貴凡其平生罪惡皆置之不問庶敬無所顧慮肯于必去而其子姪臧獲亦肯合敬去

矣臣固知敬乃帷幄權臣攖之而禍必至顧臣受君于
朝以言為職不忍默默以負陛下之恩故敢據事之理
極論以瀆宸聰復揣敬之心善言以尊敬如此大要欲
去極以安朝廷誼存吾君云耳實非有讎于敬以敬之
去為快也伏乞留心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
門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八